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張德墉

續文章正宗卷九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敘事　名儒文人事跡　賢士大夫事跡

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曽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説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内銓

兼通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
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
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厲就學并日夜忘寢食
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别句類數辨名
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具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
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
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姦仆强
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

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踈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憒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一無公字）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

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夫

人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一作郡君男曰某曰某曰某孫

世曰嵲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

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

為僚相善其且殁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跡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

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廼校中書廼掌帝制廼列

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

平人以愁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

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罔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一無至於字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葢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一無以字次一無

次字敘馬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一無為字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一無能字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

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其官舜賔其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嚚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邱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

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貰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揺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從之南安軍至未及有所

施為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五一作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别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鹽官人

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豊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令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誕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阨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是豈可一無可字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

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茂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于位其孤斆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

其弟杞以書走亳州（一無州字）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爲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内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爲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爲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奬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廼葬君事親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有

善不自一無自字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
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絀雕琢一作瑑以平易
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
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
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己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
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一作有功君辭不受
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為
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

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酇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留君以閒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一無益字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一作而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從其獄屬君君驗治僮

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為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敘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畧者一二事而已今一無今字余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人者相似否

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為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夔祖文倚考廸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英宗即位恩遷秘書丞從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

對崇政殿以為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斆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為尤甚然卒不得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為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

人孰宜之以夷易也人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絀

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强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名之其常存也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逵字仲逵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為濮陽人曾祖考溫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母史氏聰警絶人及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為廣濟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

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㳂轉運使李紘皆薦君冝令萬年詔特以為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為例晏殊為三司使奏君為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公具材用治宫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王䕫知益州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祕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為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

以為德入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陰謀廣市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或謂君禍始此矣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為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知虔州池州福州揚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荆湖北路轉運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其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

州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
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字其子改
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月遷尚書
兵部員外郎知徐州是時山東大饑君所活數萬人取
遺骸一作收為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弼為京
東東路安撫使自為文祭其冢明年遷尚書工部郎中
淮南轉運使歲饑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
浙東兵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

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為水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兖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兖州景靈宫知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守御史臺提舉崇福宫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熈寧五年四月癸亥終於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臯子英未仕也女

七人適蘄州黄梅令李綱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一作左班殿直侍其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劭鄧州穰縣主簿李毅進士張伉君為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躉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

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其卒之歲其月某甲子而墓在鄆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世拘牽困羈靮見事為萬之一形則潛名不没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壟上夜然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

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趕君策畫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為屬草藁監杭州龍山稅一作酒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即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寛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一作選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

少而賦糴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一作窮下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蜑戶以採珠為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除齎貨為市須貿重者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敢至雷州並海守方俔為不善官屬共告之俔要奪其書悉

收官屬并孥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瘐死君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讙叫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為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峒南江宜麻稻有黄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為不可乃止召為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

課法以滿歲為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為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熈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掇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溫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議慷慨辯且强也方微時已數劘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强守所聞於古不肯茍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已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

厚不矜智飾名噫可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
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也工於為文諸子
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為盛云君臨江軍新淦
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
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贈光祿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
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
江州軍事推官平仲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
廟齋郎餘蚤卒女三人嫁集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

吉水縣主簿應昭式進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於君為最舊來乞銘銘曰

有綽厥政流播一作播澤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于外不源于內于內曷以以其豈弟其立桓桓不回不倚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久厥問閟辭幽一作茲阡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為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釿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

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為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

居閭中守禦會其父病没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
母皆不失所宜慶歴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
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
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
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
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
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
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

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歷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

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祖西偵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縈

躬以畢孝于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

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

方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

君卒于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

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為狀授使者告於鞏曰先君葬既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鞏曰君之行宜有述乃為之誌其墓而銘之其敘曰惟范氏傳序受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甯之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卿諱應辰君始以父任為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外

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烏彭山三縣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為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烏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強力篤學為人恭遜質儉能自修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為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覵其內者亦少也始為江都會歲旱張若谷為揚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

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為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為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為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寤共薦之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為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嚮意於畀辭貌煩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為雲安主鹽

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為臨江以興學教人為先而厨
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來者或出語訕君
君不為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贇皇縣
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虛己元配鄭氏父龍圖閣直學
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
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
司戸叅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
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華叟巖叟渭叟商叟蒙叟真

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慼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騁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修其内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篤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温温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為一世之棄君

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疵咼以知之睎此銘詩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亡彊者分其地為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温為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温用事貴顯温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温所與為姓名者姓李氏名昪温已子知諫事昪為將死昪追以為其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昪子璟

為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為其祕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為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為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為祕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季晉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揚州之其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昪遂代吳而徐

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挐挐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為尤多君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

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仙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黄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丘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益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即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覩公所為乃皆大畏服其督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笞罰唯豪劇吏以一作而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禱縣為祠禱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為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

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憚吏使不敢動揺居頃之部中肅然諸豪大吏見公皆側目而睞至以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新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丞知新繁縣縣有宿姦數人公既繩以法其餘以恩信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還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别日浸月滋為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

究公曰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
苟有萌孽一切擿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
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為頌以獻公使歸
之曰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
謀為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為動獨取其首五人即日
斷流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
繫獄當夜劫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
最多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

之暇時為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為後利歸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為之盡寶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徐氏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仁一作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三或作二人安石今為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

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嘗聞鄉里長老言公為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輙可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斂色下氣一作斂氣下色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其志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篤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來請銘遂為之銘其尤可哀者曰

公堂有母老不覺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餘悲

太子司禦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

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勲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為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睎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為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鄰里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

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晥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濯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偃

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媢于林丘不藴為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冋其先太原人中從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從福州之侯官從侯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廷銘

諱仕閩王為安遠軍使大父諱居政贈祕書丞考諱一作謚平為侍御史葬穎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簿治平某年某月甲子卒于家年三十有一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衆父晉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刻意學問自少已能

為文章尤長於序事其所為文出輙驚人為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孜孜為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内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

國也未有同時並出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輙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序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序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

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

厥聲

范景仁墓誌銘　　　　蘇軾

熈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

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

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
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
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
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
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
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
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
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

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龎籍言公有異材恬於

進取特除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

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
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
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
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
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
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
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
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

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虚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寛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

中嬖妾答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

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雨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

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

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歳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兾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諭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

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

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駮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刋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

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吕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尚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

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罷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

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娱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旤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

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軾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還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

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

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

與焉及提舉崇福宫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

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

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温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公之句及奉使契丹

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契丹皆問
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
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
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
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實封五百户娶張氏追
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
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
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

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

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菑畬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槷而維之莫之勝脫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徂卒殉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

告來者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

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荅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

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絶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蘇揚二

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葢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葢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閒賢公卿遊公雖為晚進而閱濟之資邁往之氣葢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

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户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户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勰勰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

俊為溫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

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
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戸
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戸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
見執政故宰相不恱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
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
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
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
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

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
修堡栅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
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
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
宰相不當以其子判敕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敕院傳
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
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

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欵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内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搭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别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

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惰吏修

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為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辯穎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

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

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彦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彦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寛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

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
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
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熈寧
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
解矣富彦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彦
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
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
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

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没十年
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毁卒公既
助其葬又為買田賙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為姦
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為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
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
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
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
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

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睢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

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
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頼以生而有
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
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
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
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
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
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

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税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恂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黄

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恱捃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綏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柴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𡺸堡去

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為强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吴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

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戸實封至八百戸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柄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涣之次復適王柄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

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

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為公

歐陽伯和墓誌

張耒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為人純實不欺内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於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鐘律之說既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

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為抄掠應目前必括剖根本見始終論次使族分剖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茍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敢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君子瞻哭之以謂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箔場遷光祿寺丞

賜五品服向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曽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説同異折中為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修君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蔵太史局襄因奏言

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黄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攷古註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嘗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為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

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録其未成者尚數十篇夫人吴氏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㓜孫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吴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兖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唯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

公諱瑆字某某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獮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

一夕有吏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為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鬬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為包孝肅公知韓忠

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茍合貴人終不肯
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
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
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
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
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
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為詩使
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
中乃楞竅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俟甚蓄不施時棄
其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啬不使年造物則
奚

續文章正宗卷九